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導 言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兩句詩，雖是作者寫在題首於自然和人生的洞見，卻髡鬚是預先代我們後世的讀者說的。我們苟不跟中國文學太隔膜，那末就單看見「淵明」、「元亮」、「陶令」、「靖節先生」這幾個名字，便要聯想到酒，聯想到菊花——聯想到一種特調的高風亮節了。我們讀他的詩，常得着一種渾然的美的印象；但覺有一種真淳的風趣沁入我們的脾肺。你若想去批評牠，分析牠，總覺得無從批評起，分析起。這正是真藝術的特色——凡是真藝術，都是不容分析的。

但我們若果把他的作品細細咀嚼一下，也未嘗不可略略知道他的生平，

○飲酒詩二十首之五。

窺見他的人生觀，並明白他的藝術所以不朽之故。

陶淵明生於公元三六五年，卒於四二七年，正當晉宋易代，天下騷然之際。他的生地柴桑，南望匡廬，爲中國最大名勝之一，北襟大江，東吸鄱陽湖——山水之秀，俱不缺乏。

他的生平事蹟很是簡單，我們可以將牠粗粗分做三段。第一段是他「投耒學仕」以前的少年時代。我們曉得他雖是累代簪纓，[○]卻全不像一個宦家子弟。他從小便須自耕而食，絲毫叨不着祖上爲官的一點光；從知他的祖先的人格必定非常高尚，而他的遺傳的天性也必定極其純潔的了。

關於他的少年時代的生活，史上都無記載，但我們看他詩裏，一則曰『弱

○曾祖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祖茂，曾爲武昌太守；父某，亦曾爲官。參看年譜。

年逢家乏，^①再則曰『疇昔苦長飢』，^②可見他少時的境遇是很困苦的。又看
他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③

又說：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④

則可見他當時頗有一種意志飛揚不可一世之概。故彼時他雖已識得『秉耒
力時務』之『多所欣』，^⑤卻也未嘗沒有用世之意，只無如『求之靡途』，^⑥徒有
『顧盼莫誰知』^⑦的感慨罷了。

從二十九歲爲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賦『歸去來兮』永歸田園，——這十三
年的生活，是他自己所謂『誤落塵網中』^⑧的生活，便是他一生的第二時期。在

○有會而作。○飲酒詩之十九。○雜詩之五。○擬古之八。○辛卯始春懷古田舍之
二。○歸去來辭序。○辛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歸田園居之一。

此期內，他嘗了好幾次做官的滋味，卻是愈嘗愈覺惡劣，結果，只使他和田園的感情一天濃厚似一天。

他既嘗過爲州祭酒時『不堪州職』[○]的況味，所以始作鎮軍參軍時，便已存一個『暫與園田疏……終返班生廬』的念頭。又說『勉勵從茲役……終懷在歸舟；』[○]『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榮。』[○]可見他這種做官實在是一百二十分的不耐煩。及至後來喪母喪妹，[○]連遭變故，於是毅然決然的斷了做官的念頭：這在他那歸去來兮辭的序裏寫得很明白，讀者自能見到，無須累贅了。

他既有過這番經驗，以後就再不敢領教做官的滋味，故終其身不復出仕。這就構成他一生的第三時期。但是這一期間又可分爲兩段：第一段是他初歸田園的幾年，其時因『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正如羈鳥歸林，得其所哉：日

○昭明傳。○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辛丑赴假還江陵。○參看年譜。

○歸田園居之一。

得與一二素心人『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真
是說不出的逍遙自在！但到第二段——卽五十四五以後——一來景況日非，
不但買不起酒，甚至須向人乞食，二來目擊朝代更易，雖則他胸襟曠達，未必計
較你姓司馬的或姓劉的做皇帝，但看當時殺人放火的殘暴行爲層見疊出，總
不免心中有點感忿，因而所唱的盡是楚調了。好在他對於『有生必有死』○的
道理素常參透，所以臨死時候還能好整以暇的做了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
然而我們讀他的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幾句，也已感着無限悲涼了！

陶淵明的詩，全都涵泳在一個「自然」裏面。他的作品可描寫的是自然的

○移居篇。
○挽歌第一首。
○挽歌第三首。

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的靜態，一是自然的動態。他對於這兩個方面都有一種深澈的洞見，所以從靜態說時，他寫春初便說得出：

『鳥哢歡新節，冷風送餘善。』○

寫深秋，便說得出：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

寫冬雪，便說得出：

『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粲。』——

這都是千古不朽的名句，決非對於自然界沒有真正洞見的人說得出來的。

他所以代表自然的動態的，就是詩中常見的所謂「運」，所謂「化」，所謂「大化」，「遷化」，「大鈞」等等名詞。大概這些觀念都是從列子哲學得來的。他基

○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一。
○己酉歲九月九日。
○辛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

於他的『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①的宇宙觀，以構成他的「委運」「憑化」的人生觀；但他卻不是那種放浪形骸之外的頹廢派，所以他到五十多歲還仍舊能彀

『貧居依稼穡，勤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②

他又不是那種講究清淨寂滅的出世派，所以當那淨土宗的白蓮社中人約他入社時，他拒絕道：——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③

他的主張可以

『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④

兩句話總括之。

① 形影神之三。

② 丙辰歲八月中於卜溪田舍稿。

③ 和劉柴桑。

④ 列子楊朱篇。

但他雖承認「人」無非是自然的一部份，卻以爲『有生之最靈者人也』。○所以他的神釋篇○說：

『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神）故？』

因此，他覺得人生比其他一切「有生」爲有意義，須不僅在能「全」之而已。這樣的人生觀，我們可引列子○裏的一段話來代表牠：——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他因爲求「不窶」這才

『秉耒力時務，解顏勸農人；』○

○同上。○形影神之三。○楊朱篇。○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也因爲求「不寢」所以他說：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又說：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但他卻決不願「殖」所以他說：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又說：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他承認「樂生」和「逸生」是人生的最終目的，所以一則曰『淹留豈無成？』再

則曰『棲遲詎爲拙？』

①移居篇之二。②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③飲酒篇之十。④同篇之十一。

⑤九日閒居。⑥辛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他對於儒家『憂道不憂貧』的主義原是贊成的，但不主張不憂貧便不工作，因而覺得儒家的主義未免太空疏一點，所以他說：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思長勤。』 \ominus

又略帶一點譏諷的語氣道：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苟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歛衽，

敬歎厥美！』 \ominus

他覺得這種不履田園的「超然」態度是不對的，所以他跟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ominus

換句話說，他是澈底主張勞工神聖的。

以上是我們這位大詩人的人生觀的大概，但還不足以代表他的全人格。

\ominus 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ominus 勸本編未錄。 \ominus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因為我們曉得他本來是一個意氣飛揚的少年，後來雖則

『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驥。』

而這種「壯且厲」的「猛志」始終還潛伏在他的人格的深處，所以他對於歷史上的人物，是仰慕荆軻、和田子春、一流人物的。

我們讀他的形影神三首，知道他的消極主義（以「形」爲象徵）和積極主義（以「影」爲象徵）曾經有過一度的戰鬪，看看分不出高下，這才「神」出來排解，方是他的人生觀的確定。

然而理想和現實是常常要發生衝突的；他的這種人生觀固然合理，但是實踐起來時，卻常常要受「現實」的阻難。你看他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

○雜詩之二。○見詠荆軻。○見擬古之二。

梗糧御冬足大布，蠶繙以應陽。」

然而

『政爾不能得，

真是

『哀哉亦可傷』○

他於是覺得就是這樣平淡的生活也不能不有如桃花源裏的那種理想社會才得實現。然而桃花源裏的社會畢竟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罷了：叫他從那裏去「問津」呢？於是我們這位詩人就不得不另去找一個「避秦時亂」的地方——就是「酒」了。「酒」是他逃避「現實」的唯一所在，也是他抵擋「現實」的襲擊的唯一武器。他不滿意於兒子時，便說：

《雜詩之八》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感到歲月擲人時，便說：

『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你看他的酒的好處！——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自來批評陶詩的人，從梁蕭統到現代不下數百家，這裏只能略引數家之說以備參考。蕭統說：

『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

陶集原序

○責子。○還舊居。○連雨獨飲。

導言

鍾嶸說：

『陶潛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悵。……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蘇軾說：

『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東坡詩話

這種種說當然也各有所見，但就詩論詩，最能扼要的，當莫如朱熹和顧炎武兩家之說。朱子道：

『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

朱子文集

顧先生道：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

也。

這雖只說及陶詩的一方面，但這一個「真」字和朱子的「自然」兩字，確已把陶詩所以偉大所以不朽的原因括盡無遺了。至於他的想像力的豐富，則可於讀山海經十三首見之。

一九二六年九月，傅東華，於杭州。